

裘山山文集

八岁的运河

裘山山 著

七十年代的日常生活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裘山山文集

八岁的运河

七十年代的日常生活

裘山山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岁的运河 / 裘山山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(裘山山文集)
ISBN 978-7-5399-8886-3

I. ①八… II. ①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3699 号

书 名 八岁的运河 (裘山山文集)

著 者 裘山山

责任编辑 汪 旭 黄孝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205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886-3

定 价 190.00 元 (全 7 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 *Contents*

白露	001
春天的树	009
惊梦	069
夏天的汗	077
召回	135
秋天的风	148
追忆	209
冬天的河	221
晚矣	281

白 露

白露以后，年过半百的桃树连续三个夜晚梦回童年，跨度如此大的梦在她是罕见的。以往她总是做一些常规的梦，就是那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情景。比如白天和某个人谈到旅游，夜里就梦见自己在火车上，白天看了一部警匪片，夜里就梦见飞车追贼……合情合理，有出处。但这三个晚上的梦却完全不一样，一些久远到陌生的场景涌入梦中，一些久远到陌生的人物次第出现。她甚至闻到了运河的水腥气，腥气中有几丝亲切。她几乎想用双手掬一捧来喝……

她走在河堤上，脚下是微微松软的湿润的泥土，还有挤挤挨挨长在一起的荠菜苦菜马齿苋狗尾巴草，河水的腥味儿与泥土的腥味儿混合在一起，让她感到愉悦，同时也很讶异。她问自己，在梦里问，虽然童年是在运河边长大的，但具体的位置应该是在运河边的大院里，而不是河堤上，毕竟她不是一棵树。桃树柳树都不是。那时爸爸妈妈害怕他们出意外（每年夏天都有孩子下运河游泳出意外），严格规定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下不得去河边玩耍。为什么小时候很少去的运河，会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梦里呢？这是否

意味着她的童年如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？还是意味着运河藏着她的许多童年隐秘？

梦里没有答案。醒来也没有。

似乎是在四十岁以后，桃树就很少做完整的梦了，通常只是一些似是而非一闪而过的片段，醒来什么都记不住，只有隐约的感觉。但这一回，即白露以后的这个梦，不但长，且多幕，场景转换，人物更替，层次清楚，绰约丰满。不知是谁兼了导演和美工。是她自己么？

桃树闭着眼躺在床上，努力回想梦里的场景，甚至是在努力记住，她怕自己一旦睁开眼坐起来，那些梦境就消失了。以往常常是这样。她不想让它们消失，她想走进去，好好跟梦里的人待在一起，说话，吃饭，睡觉，疯闹玩耍。爸爸，妈妈，姐姐，文文，晓岚，夏蕙，梅子，金霞，还有艾老师……她好想他们，想念那时的他们。

还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运河。

一开始，好像是全家人一起去河堤上散步。那时他们刚刚搬到北河市，她一个小伙伴儿也不认识，满眼陌生的人和景，只能跟在爸爸妈妈身后当尾巴。五岁的尾巴。

他们四个人外出的基本形态是这样的：爸爸妈妈并排走在前边，柳树牵着妈妈的手走在左边，桃树牵着柳树的手走在左后边。简单地说，妈妈很少牵着桃树走路，桃树也从来不挽着妈妈胳膊。桃树和妈妈之间，总像隔着什么。是隔着另一个妈妈，还是隔着运河？隐隐约约地，桃树觉得自己曾经有过另一个妈妈，在运河的那一头。她曾在那个妈妈的怀里发过

呆……

有时柳树会挣脱妈妈和妹妹的手跑到前面去，桃树就追上去，看姐姐发现了什么稀奇东西，如果发现了，就和姐姐一起惊呼。在那个年龄，稀奇的东西是很容易发现的，几乎步步惊心，“啊”是他们使用最多的感叹词。他们张开怀抱面对一个新鲜的世界，就像看到妈妈刚刚蒸好的馒头，暄腾腾的，冒着热气和香气，他们总是迫不及待想咬上一口。何况妈妈还常常在这“馒头”上抹点儿蜂蜜或者芝麻酱什么的（比如用狗尾巴草教他们编小狗，或者用雪团捏个小兔子等等），更让他们觉得味美无比。

河堤上的树已在无人知晓的时候发出了新芽，远远看去像蒙着绿纱，走近了看却是各种不同的绿，有白绒绒的粉绿，有鹅黄色的嫩绿，也有淡红色的果绿，还有很深很重的墨绿，宝石一般。但桃树注意到的却不是树上的各种绿，而是脚下星星点点的草。她一步步小心地走着，生怕踩到那些比她还嫩的花草。这些草让她觉得很亲，她随时都愿意躺下来和它们脸挨着脸。

其实桃树早就知道，那个有着松软泥土的河堤已不复存在。若干年前她曾回去过，特意去看了她魂牵梦绕的运河，还有紧邻运河的大院。她惊讶地发现运河不再是河了，变成一条水渠，少量的水被水泥墙规范成窄窄的一溜。没有了柳树榆树槐树杨树，也没有了狗尾巴草荠菜苦菜马齿苋，更没有了河水的腥味儿。一切都变得生硬干巴。水渠旁，是一座用更多水泥铸成的高架桥。据说正是为了修这座高架桥，才把河瘦身成渠的。当年紧邻运河的大院还在，桃树没有走进去，只是远远地打量了一下，恍如

隔世。

但是在白露以后的梦里，河堤还是泥土松软的河堤，爸爸妈妈还是年轻的爸爸妈妈，桃树也还是个走路不稳当的五岁女孩儿。

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。爸爸在运河边上的工程学院教书，他们的小小的普通的家，就蜗居在运河边的大院里。那年早春，她跟着妈妈和姐姐，从运河的最南端迁徙到了运河的最北端，投奔爸爸。这样的迁徙，让桃树的记忆之门一夜之间洞开，所有的场景和人物都变得清晰可忆。而在此之前，一切都是模糊的似是而非的。也许可以把那次迁徙，称为桃树生命中的第一个节点。此前与此后，是两个年号。

爸爸妈妈看上去心情很好，这是他们搬到北河市后第一次去河堤散步。尤其是爸爸，妻子带着两个女儿来投奔他，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，尽管这个结束是被迫的，在妈妈那里是不得已的。但毕竟，他们这个家团圆了。爸爸甚至开起了妈妈的玩笑，说，今朝个黄昏像一幅年画。妈妈说，怎么讲？爸爸说，喏，有河，有树，有草，还有美人。妈妈笑道，好了喔，不要说这种十三点的话了。但看得出妈妈的心情也不错。

爸爸指着一棵树跟柳树说，柳树你看你发芽了喏。柳树就跑到那棵树前欢呼：哦，这是我，我长叶子啦！桃树一见很着急：我呢？怎么没有我啊？爸爸很抱歉地说，啊，好像河堤上没有桃树。但是我们学院里有的，以后爸爸带你去看。妈妈说，桃树肯定也发芽了，要是在杭州，早就开花了，粉红色的一大片。妈妈很向往地描绘说，现在是西湖最美的时候，苏堤上一株桃一株柳，桃红柳绿，游人如织，那才像年画一样。

桃树当然知道西湖，就是很大一片水，水上有荷花，有水鸟；岸上有树，有亭子。搬家之前妈妈带着她和姐姐去了西湖，还有姨妈和表哥表姐陪着。两家人围着西湖玩儿了很长时间，去了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平湖秋月，还划船到中心岛去了。那天游人很少，因为天气太冷。但妈妈却舍不得走。午饭就在岛上吃的西湖藕粉和煮玉米，一直待到天黑才离开的。好冷，桃树冻得都流清鼻涕了。

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这里没有杭州好看。柳树问。妈妈回答说，因为我们要和爸爸在一起。爸爸没有说话。桃树不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她还不会比较，不知道哪个地方更好，只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就行。

走上河堤，桃树一眼看到了哗哗流淌的河水，兴奋地高喊，啊，西湖！这里也有西湖！柳树闻听哈哈大笑，前仰后合的，很夸张的样子，她蹲在地下说，笑死我了，她说这是西湖，我肚子都笑疼了。爸爸妈妈也哈哈大笑，爸爸还刮了桃树的鼻子。只有桃树傻兮兮地站着，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。她以为凡是很大的水都叫西湖。

这个笑话被爸爸妈妈一直笑到上大学。

每个孩子都给父母创作了很多笑话，这些笑话伴随着他们成长，让含辛茹苦的父母多了些快乐。桃树留下的笑话不少，至少比姐姐多，以至于在上学之前父母曾担心过她的智力。比如和小朋友捉迷藏，藏好了以后她一定会大喊一声，我藏好啦！给人猜谜语时，她一定会盯着那个谜底说谜面，让猜的人顺着目光迅速就破解了。

桃树不在乎柳树的嘲笑，她朝运河跑去，就好像听见运河在叫她。妈

妈在身后喊：不要跑！柳树快去拉住妹妹！柳树听话地跑上来拉住桃树的手。两棵树就手牵手站在河堤上发呆，看河水哗哗作响，从他们脚下淌过。那些急匆匆的河水不知要去向哪里。每一分钟都是新鲜的水。河对岸是大片大片的农田，黑乎乎的。中间立着三三两两的树。没有绿色，春天还在深睡。长大后桃树在书里读到这样一个句子：两个村庄隔河而睡。她脑子里立即就出现了童年运河对岸的景色。她与村庄隔河而睡，村庄与春天隔河而睡。

桃树问，这条河它要去哪里？妈妈在身后说，去杭州。

桃树一惊，不相信地看着妈妈。柳树抢先发出了质疑：怎么会呢？杭州好远呢，我们在火车上睡了一觉才到的。妈妈说，是真的，这条河跟杭州连在一起，它叫京杭大运河。杭州在运河的最南头，现在我们搬到了运河的最北头。柳树继续质疑：可是这条河跟老家的不一样的。妈妈问，什么地方不一样？柳树说，老家的河上有好多船，这里没有。妈妈说，好，柳树会观察了。柳树又说，不过它们的味道是一样的。妈妈很高兴，又夸赞说，嗯，柳树观察准确。它们都有河水的腥气。

原来这个味道就是河水的腥气。桃树在心里暗暗记住了腥气这个词。她本来想问，那我们沿着运河走，就可以回到杭州吗？但听到妈妈连续表扬柳树会观察了，怕妈妈说她不动脑子。便忍住没问。

没想到柳树替她问了：妈妈，我们可以顺着这条河走回杭州吗？妈妈摇头，眼里有一种桃树不熟悉的东西。爸爸说，理论上讲是可以的。但路程太长了，走路走不到的。为什么？柳树问，姨妈家不是住在运河边上吗？

爸爸说，太远了，走不到的。

爸爸捡起一块石头说，来，我教你们打水漂吧。

爸爸弯腰把石头扔出去，石头贴着水面一下一下地跳着，跳了六七下才沉下去。妈妈鼓掌，柳树和桃树也跟着鼓掌。然后妈妈也扔了一个，跳了三下就没了。然后是柳树，一下也没跳就沉了。爸爸开始教妈妈和柳树诀窍，首先要找一块扁扁薄薄的石头……

桃树自己在一边儿发呆。尽管爸爸说不能沿着运河走回老家，但老家与这条河是连着的，这让桃树心里释然。她一直以为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。看来不是这样的，还是在同一个世界。

运河带给桃树太多的疑问，可以写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

在爸爸给她买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里，是这样解释运河的：

京杭大运河，始凿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前后修建了一千多年，到隋朝全线通航。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千米。连通六个省市，沟通五大水系。比苏伊士运河长九倍，比巴拿马运河长三十倍。距今已经一千四百多年。迄今仍在交通运输上起着重要作用。跟万里长城一起，被誉为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。

这个伟大的工程，在五岁桃树的眼里，就是一条河，一条可以连接她老家的河，一条姨妈家门前的河。她最想知道的是，既然河水连着两个地方，为什么来的时候，他们不坐一条船从运河划过来？还要在火车上坐那么长时间，还要钻很多山洞？杭州也有运河，杭州还有西湖，妈妈那么喜

欢杭州，为什么要带他们到北河来？

她没有勇气去问爸爸妈妈。她怕妈妈说，你为什么老是想走回杭州去？跟爸爸妈妈在这里不是很好吗？她怕妈妈看透她的小心思。

如果问柳树，柳树只会回答她一个字：笨！柳树已经八岁了，八岁嘛，已经开始装大人了。所以桃树在柳树面前总是很胆怯，不敢随便问问题。有时忍不住了，就冒出一些在柳树看来很笨的问题，忍得住时，她就在心里琢磨这些很笨的问题。这个世界对桃树来说，很笨的问题太多。

不过在梦里，桃树并没有那么多疑问，疑问已被岁月揭晓。没了疑问的童年很不真实，她像个影子似的，跟在爸爸妈妈身后走在河堤上，看到河对岸的庄稼地，看到她热爱的野草铺满脚下……

桃树在有些眩晕的清晨发怔，有些分不清哪些是梦里的场景，哪些是记忆中的场景。父母那么年轻，那么矫健，爸爸甚至还会打水漂。虽然他们有心事，担惊受怕，但却是桃树可以依靠可以信任的样子。而她的小伙伴，晓岚、梅子、夏蕙、金霞，也都还是小小的稚嫩的模样。梦中的一切，都如黑白照片一样，呈现出久远的令人怀念的气息。

她呆呆地坐着，不知身在何处。内心卷过一层又一层的潮水，眼前幻化出了被晨雾笼罩的田野河流，她总是在最静谧的时候，听见内心的喧嚣。

春天的树

一

“停课闹革命”之前，桃树刚刚过了八岁生日。

桃树生在春天，在谷雨和立夏之间。妈妈曾指着日历告诉她，那是最好的时节，不冷不热，满世界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。妈妈还说，那个时候桃花已经落尽，新叶刷刷地生长，果实悄悄地冒出，是所有树木最好看的季节。妈妈很喜欢树，胜过花。所以两个女儿都以树木为名，一柳一桃。

简单地说，每到脱下棉衣穿上单衣时，桃树就要过生日了。

桃树喜欢过生日，并不是她的生日有多么隆重热闹。她小时候“过生日”从来没有“过”的意义，只是吃个鸡蛋表示一下，生日礼物生日蛋糕统统没有，更不会吹蜡烛。那首全世界人民都会唱的《祝你生日快乐》歌，桃树小时候连听都没听过，更不要说大家拍手一起唱了。桃树最早学会的歌曲是《小兔子乖乖》，后来很快就被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大海航行靠舵

手》以及语录歌代替了。

生日的那个早上很平常。她醒来，听见妈妈开门进来叫他们：柳树，桃树，起来了，起来上学了！

床上的被子开始蠕动，跟着传来两个人哼哼唧唧不愿意起来的声音。这是每天早上必须上演的一幕，并没有因为桃树这一天满了八岁而改变。

姐姐柳树上四年级，桃树上二年级，两个上学的孩子，是必须按时起床的。

这一幕多数时候是爸爸主演，妈妈在幕后做早饭。偶尔也会由妈妈到前台来。妈妈比爸爸更干脆，总是直截了当地喊他们的名字，打断他们的美梦，不容商量地说：起床了！

爸爸反倒会逗他们一下，哈个痒，或者骗他们外面发生了稀奇的事。夏天时爸爸会说：咦，大清早的，楼下怎么会有人卖西瓜呢？我们要不要买一个呢？冬天的时候爸爸会说：哦呀，下大雪了，好大的雪，白白一片。他们经常上当，尤其是桃树，很容易被骗，总是急吼吼地从床上跳起来趴到窗前，一叠声地问：在哪儿呢在哪儿呢？

这一天是妈妈来叫醒的。妈妈说，柳树，桃树，起床了。柳树哼哼唧唧地说，我还想睡会儿。桃树也一动不动。其实她已经醒来好一会儿了，醒来的时候她才知道她睡着了。她以为自己一直没睡着，一直在想问题。因为她是带着满脑子疑问入睡的。

妈妈说，桃树，今天是你生日哦。又大一岁了，要懂事。

桃树只好乖乖地坐起来穿衣服。

爸爸走进他们北屋，拉开窗帘，阳光一下扑进来。亮得不行。再打开

窗户，外面大喇叭的声音和习习凉风一起扑了进来。无论春夏秋冬，这个大喇叭都会按时响起，早上上班，中午下班，下午上班，黄昏下班，再加上清晨的新闻，晚上的新闻，一天响六次，差不多就是桃树的闹钟。即使不看表她也知道时间。而且大喇叭就安在离他们家窗口很近的电线杆上，只要一开窗，那个声音就扑进屋来。虽然桃树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，但开头的曲子和那个话她已经听熟了：

“现在是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——”

新的一天就在这个声音里开始了。至于后面说了些什么桃树从来没注意过，她只记住了这句开场白。她在开场白里坐起身来，看到爸爸正对着窗户在刷牙。爸爸每天早上都用脸盆牙缸打水回家来洗漱，为的是不影响隔壁罗阿姨家用水。“两家人一个水龙头，他们家人比我们多，我们要谦让。”爸爸这么教育两个女儿。爸爸是个非常自律的人，带领全家谨谨慎慎地过日子。他们家的所有凳子，脚底都被爸爸钉上了橡皮片（就是从门诊部要来的针药瓶子的橡皮盖），他害怕桃树柳树拖拉凳子时吵到楼下人家。楼下是金霞他们家，金霞的爸爸金叔叔，跟桃树爸爸一个办公室。还有，家里偶尔吃一回苹果梨等水果（比如国庆节时），吃完后，爸爸要求他们把苹果或梨的核儿用废报纸包好再扔，不能张扬。桃树无法理解，妈妈的解释是，咱们家就买了几个，不能分送邻居，所以还是不要声张的好。

桃树家的早饭通常是棒子粥加窝窝头，其实中午也是，只是中午会多两个菜。他们已经跟北河人民打成一片了。这两样都是桃树很痛恨的，她想吃大米。在搬来北河市之前她是天天吃大米的。如果说北方有什么让她不喜欢，那就是饮食。一到北河市，他们每天的主食就不再是大米了，而

是用玉米粉蒸出来的窝窝头，用高粱小米蒸出的米饭，用红薯粉做成的馍，全是粗粮；至于大米和白面，少之又少，每人每月只有两斤大米五斤面粉。桃树家有个简陋的木板箱，用来做粮柜，里面装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布袋，分别放着这些名目繁多的杂粮。爸爸在每个布袋上贴了条子。桃树知道那个最大的布袋就是放玉米粉的，最小的布袋就是放大米的。

妈妈为了让他们姐妹俩吃下粗粮，努力学习北方厨艺，主要是向隔壁的罗阿姨学，比如怎么蒸窝窝头，放多少糖精才合适（那时买不到白糖，糖精放多了会苦，不放更不好吃）；怎么蒸出“金银饭”（即在大米里掺上小米，为的是节省大米）；怎么熬高粱粥，让高粱米变得软和等等。但无论妈妈怎么用心，蒸出来的窝窝头桃树和柳树都不喜欢，无论爸爸在饭桌上怎样做出窝窝头很好吃的样子，他们还是觉得难以下咽。通常桃树会先喝掉玉米粥，把窝窝头拿在手上，跟妈妈说过一会儿再吃，实际上是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扔掉。

可是扔了两次后桃树就没再扔了，不是舍不得粮食，而是不到中午她就会饿，饿得难受。家里没有任何零食可吃。这样一段时间后，她终于学会了吃窝窝头，一点点地啃，啃出香味来。

但爸爸和他们不一样。爸爸吃窝头时，只要有咸带鱼就行。爸爸下班，打开锅盖看见窝头中间蒸了一盘咸带鱼，就会高兴得搓着两只手说，噢，咸带鱼，真香！还会跟同一个厨房的罗阿姨说，我一看到窝窝头咸带鱼，肚皮就饿了。爸爸能就着咸带鱼吃下两个大窝头。这实在让桃树想不通。在她看来咸带鱼和窝头一样是难吃的东西。用难吃的东西就难吃的东西，是加倍的难吃。爸爸是怎么学会吃这些难吃的东西呢，他也是江南人啊，

是吃大米长大的啊。爸爸不仅会吃粗粮，还会吃大蒜大葱这些地道的北方食物。

爸爸说，学会了吃这些才能和工农打成一片。

桃树不知道工农是什么，为什么要和他打成一片。反正爸爸这样说，那他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桃树只想和大米饭红烧肉打成一片，她每天放学回家，也是先去厨房揭锅盖，如果看见锅里是白白亮亮的米饭，就会像过年一样欢呼跳跃，如果是窝窝头，就瘪塌塌地将锅盖盖回去一声不响。

多数时候，是瘪塌塌的。

妈妈盛了四碗棒子粥在桌子上，又拿了窝窝头放在中间，还有咸菜和大蒜。最后拿进来两个鸡蛋，在桃树和柳树面前各放了一个：喏，今天桃树生日，吃鸡蛋。

桃树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咧嘴笑，把鸡蛋攥在手里，热乎乎的。

现在想来，爸爸妈妈是很人性化的，桃树过生日柳树也一起吃鸡蛋，反之柳树过生日桃树也一起吃鸡蛋。不然一个孩子过生日，另一个孩子岂不备受折磨？

爸爸端来一小碟酱油，是给他们蘸鸡蛋吃的。爸爸拍拍她面颊对妈妈说：个小木头哪里像八岁？妈妈笑笑，没有说话。

桃树剥开鸡蛋，光滑洁白，还有一层薄薄的膜。桃树观赏了一下，然后蘸着酱油，暖暖地，美美地，痛痛快快地喝了一碗棒子粥。可惜爸爸妈妈不过生日，不然还可以多吃两回鸡蛋。

吃了鸡蛋，就要进行生日的第二个项目，量身高。爸爸说，早上是一个人最高的时候，所以要早上量。